

风物 深度

好莱坞抵制俄罗斯可能成功吗？文化铁幕将随战争重返？

过去美国电影或曾有个别电影因政策因素在特定国家撤档，但像这样五大片厂同时退出同一个国家运作是史无前例的事……



2020年2月27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举行的就职典礼前，参观Dream Island时会见孤儿院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摄：Sputnik/Aleksey Nikolskyi/Kremlin via Reuters/达志影像

特约撰稿人 叶郎 发自台北 | 2022-03-20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事在不到一周内就牵连了1万公里外的好莱坞各大片厂，让他们纷纷宣布暂停在俄罗斯的制作和发行业务。

如同日后忙碌进出中国市场的身影，好莱坞早从1980年代就处心积虑想要进入苏联／俄罗斯这个人口众多的潜力市场。虽然美国电影成功达阵的时间要比第一家进入苏联市场的美国品牌 Pepsi 百事晚了好几步，然而好莱坞落地生根的影响力并不输给后来一度成为俄罗斯国民饮料的百事可乐。

如同《远离非洲》（Out of Africa）的开场白“我曾在非洲有个农场……”，好莱坞各企业现在也必须一边感伤地回顾“我曾在俄罗斯有个电影事业”，一边匆忙地收拾细软暂离俄罗斯。

而进去需要俐落身手，但离开也很可能需要…… **米奇快闪莫斯科**

迪士尼能够在俄罗斯军队正式入侵乌克兰的四天后，果断宣布暂停在俄罗斯的电影发行业务，确实让人对其刮目相待。

时间是2020年2月27日。就在距离俄罗斯出现第一个 COVID-19 案例后的4个星期左右的日子，俄罗斯总统普丁（Putin）站在一个充满城堡、公主和魔法的主题乐园里头，神情看起来轻松愉快。

不是，这不是 Disneyland。这是流经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莫斯科河畔刚刚竖立起来的俄罗斯史上第一个主题乐园 Dream Island。

过去从事商业地产开发的富商 Amiran Mutsoev 神色紧张地站在普丁旁带领他参观整个乐园。紧绷的理由是他的主题乐园大梦已经做了数十年，而如今俄罗斯快速增加的中产阶级和他们的消费力已经替这个梦打好了地基。如果不是半路杀出 COVID-19，他或许会跟 普丁一样神情轻松、傲视一切地站在园区里等待第二天的正式开幕。

俄罗斯当然有自己的娱乐文化，但前苏共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的民主化改革替美国强势消费文化打开了一道门缝之后，俄罗斯人的文化消费也瞬间被“全球化”或是说“美国化”。

苏联解体前三年，迪士尼的当家人物米奇（Mickey）就大摇大摆地帶著包含《白雪公主》（Snow White and the Seven Dwarfs）等多部经典电影前往莫斯科等多个苏联城市巡回访问。这是迪士尼电影进入苏联／俄罗斯市场的开端，也是如今莫斯科的主题乐园里头会出现那些似曾相识的野兽、城堡、丛林猩猩、冰雪公主（但不是 Elsa）等迪士尼 元素的理由。

主题乐园的公关人员还得忙著向《纽约时报》记者解释为何一再使用“Disneyland”这个专有词汇：“在俄罗斯，当我们说Disneyland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泛指任何主题乐园。”

这家主题乐园几年前原本签下了一个广受国际瞩目的好莱坞合约：他们和 Dreamworks Animation 梦工厂动画签署协议，准备利用他们的各种 IP 如《史瑞克》（Shrek）和《功夫熊猫》（Kung Fu Panda）打造一个成本近30亿美元的主题乐园。不知为何，如今以不到一半的预算完成的主题乐园中并没有出现当年签下的 IP。



2020年6月11日，俄罗斯莫斯科一家汽车电影院播放著电影。摄：Maxim Shemetov/Reuters/达志影像

类似的争论也发生在这几天暂停俄罗斯境内业务的 TiTok、Facebook 或 YouTube 等社群平台上。关闭平台等于同时封杀挺普丁和反普丁言论，同样招来无助于促进和平的批评。

迪士尼或好莱坞其他片厂并不需要因为少赚了授权费而难过太久，因为他们真正的生意在俄罗斯的电影院里头。COVID-19 到来的前一年（2019年），光迪士尼一家美国公司就在俄罗斯这个全欧洲最大的电

影市场中占走年度卖座排行前10名的一半数量。其中真人版《狮子王》（The Lion King）以仅次于另一部俄罗斯战争电影《T-34》的4700万美元票房，成为2019年最多俄罗斯人看的外国电影。

因此，迪士尼能够在俄罗斯军队正式入侵乌克兰的四天后，果断宣布暂停在俄罗斯的电影发行业务，确实让人对其刮目相待。

虽然迪士尼财务长稍后向投资人解释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业务仅占全公司的2%，但真正出人意料的是这样明快表态的作风，其实与迪士尼目前团队的行事风格不尽相符。不同于积极参与政治议题的前任执行长兼董事长 Bob Iger，现任迪士尼执行长 Bob Chapek 为人谨慎寡言，且也打算用这种风格领导这家地球上最大的娱乐媒体集团。

以近日闹得沸沸扬扬的佛罗里达州“Don't Say Gay”法案争议为例，已经离任多时的迪士尼前执行长 Bob Iger 甚至比现任执行长 Bob Chapek 更早表态批判。而敬小慎微的 Chapek 则是一直等到公司内数量庞大的 LGBT 员工和在佛罗里达当地雇用的员工接连砲口向内，才正式宣布切断跟佛州政治人物的政治献金捐助关系。相形之下，对俄罗斯市场斩钉截铁地表态显得难能可贵。

Bob Chapek 是在美国通报第一个 COVID-19 案例的几个星期后被任命为迪士尼执行长，只比普丁参观莫斯科Disneyland开幕的时间早了三、四个星期。两年后，普丁正在接受历史的考验，而 Chapek 也是。

Netflix 的魔鬼交易

包含迪士尼在内的好莱坞片厂在发行电影的过程中，无法回避跟普丁政府经营的国营电视台有生意往来。继续在俄罗斯发行好莱坞电影，形同提供资金赞助散播战争不实信息、压制民间不同意见的电视台犯，也等于成为乌克兰战争的共犯。

抵制事件并非没有先例。

例如2020年全球超过100名 LGBTQ 电影人联名发起对于以色列最大的 LGBTQ 影展 Tel Aviv International LGBTQ Film Festival 的长期抵制行动，以抗议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种族清洗和压迫。然而影展总监 Yair Hochner 当时的回应是整个影展完全与以色列官方没有关连，是民间活动，甚至有巴勒斯坦影片参展，并认为这样的抵制行动无法促进和平。去年包含Helen Mirren、Neil Patrick Harris 和 Zachary Quinto 等艺人则是联名反对抵制行动，主张这样做反而会伤害以色列和全世界 LGBTQ 创作

者。

类似的争论也发生在这几天暂停俄罗斯境内业务的 TiTok 、 Facebook 或 YouTube 等社群平台上。关闭平台等于同时封杀挺普丁和反普丁言论，同样招来无助于促进和平的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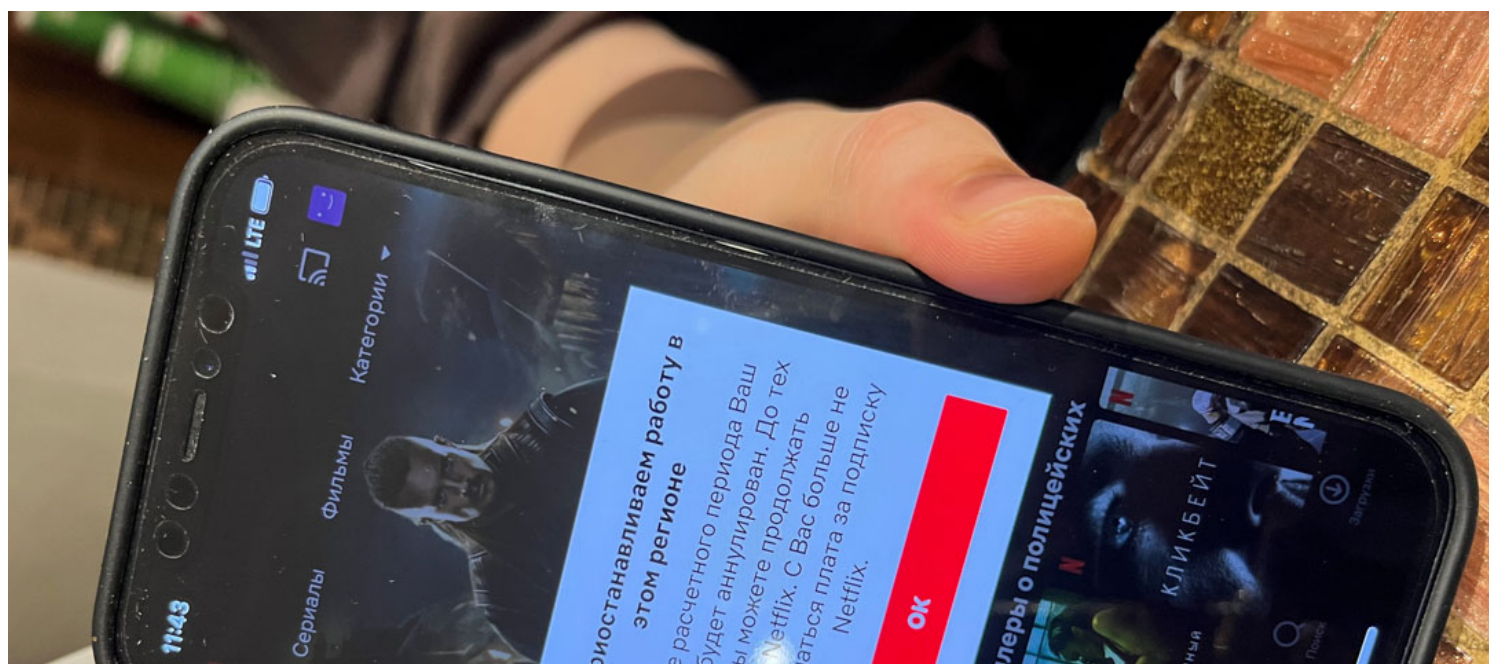
柏林影展主办单位也对此持类似的怀疑，因而在近日发布的声明当中明确表态：“柏林影展的立场是明确反对以其出产地为由全面抵制文化作品，因为这种作法同时也会压迫到那些批判立场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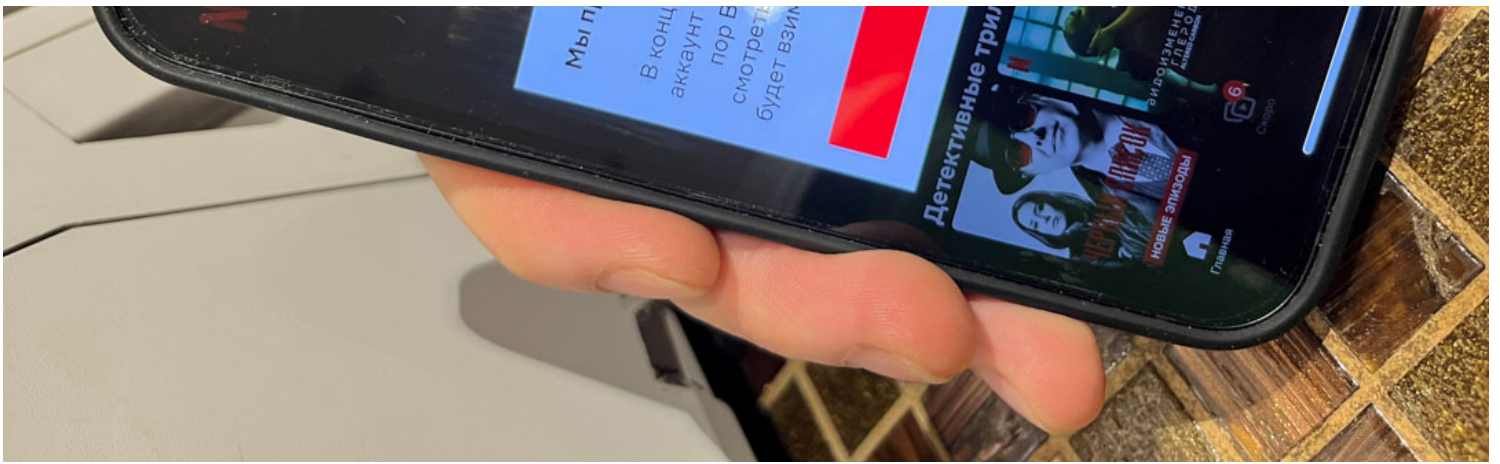
然而暂停发行美国电影完全没有这种顾虑。反而是另一个维护言论自由的顾虑，使好莱坞电影非离开俄罗斯不可：

俄罗斯的电影院绝大多数已经私有化，但电影行销不可或缺的广告媒体——电视台，主要仍掌握在普丁的政府和民间友人手上。包含迪士尼在内的好莱坞片厂在发行电影的过程中，无法回避跟普丁政府所经营的国营电视台有生意上的往来。继续在俄罗斯发行好莱坞电影，形同提供资金赞助这些散播战争不实信息、压制民间不同意见的电视台犯，也等于成为乌克兰战争的共犯。

作为世界最大的电影出口国，过去美国电影或许曾有个别电影因为政策因素在特定国家撤档，但像这样五大片厂同时退出同一个国家运作是史无前例的事。此时此刻没有人说得准战争会以何种结局作收，更难以预料这些好莱坞电影是否能有一天重回俄罗斯的电影院里。

2019年底开打的串流大战也逃不过乌克兰战争的影响。仍未进入俄罗斯市场的 Disney+ 已经在开台两年内扩展至64个国际市场，然而他们仍然距离市场龙头 Netflix 非常非常遥远，必须继续急起直追。俄罗斯短期内恐怕无法成为他们追上 Netflix 的那条捷径。





2022年3月9日，俄罗斯莫斯科一名订阅了 Netflix 的男子展示手机，显示Netflix 宣布暂停在俄罗斯的串流平台服务。摄：Ulf Mauder/picture-alliance/dpa/AP/达志影像

2019年底开打的串流大战也逃不过乌克兰战争的影响。仍未进入俄罗斯市场的 Disney+ 仍然距离市场龙头 Netflix 非常非常遥远，必须继续急起直追。而俄罗斯短期内恐怕无法成为他们追上 Netflix 的那条捷径。

然而尚未进入俄罗斯市场也可能是一种祝福。从早年的一脚试水温快速进展到两脚立足俄罗斯土地上的 Netflix，此时此刻正抱著头喊烧。

3月6日 Netflix 宣布暂停在俄罗斯的串流平台服务，而在俄罗斯投资拍摄的自制节目更是在往前几天就已经临时喊停。这些动作将使 Netflix 目前已经超过190个市场的国际版图减少了1个。

如果这个减1看起来无关紧要，另一则新闻报导则使这个“1”的意义要紧许多：

几个美国资深记者成立的新网路媒体 Puck 前几天刊出了一则报导，指控 Netflix 明知俄罗斯市场的共同经营伙伴与普丁紧密而危险的关系，却仍然执意合作。

出身自《The Hollywood Reporter》总编辑的作者 Matthew Belloni 掌握的匿名消息来源表示，Netflix 执行长 Reed Hastings、内容长 Ted Sarandos（稍后升任共同执行长）、掌管原创内容业务的 VP Cindy Holland 以及其他高阶主管在2020年初某场会议中，讨论是否要为了在俄罗斯全面开展业务而与俄罗斯最大的媒体集团 NMG（National Media Group）展开深度合作。包含 Cindy Holland 在内的多名主管在会议上提出警告，认为必须留意 NMG 在政治上的高度敏感性。

比如：这两天正忙著卖掉英超足球队切尔西足球俱乐部（Chelsea Football Club）的俄罗斯钢铁大亨 Roman Abramovich，不仅名列欧盟新一波的制裁名单上，同时也是 NMG 集团的股东之一。

然而他还不是 NMG 最有争议的人物。

NMG 媒体集团的创办人、俄罗斯金融大亨 Yuri Kovalchuk 早从1990年代普丁还在当圣彼得堡副市长的时候就成为普丁亲密战友，一直以来有“普丁的银行家”封号。而且 Kovalchuk 早在 2014年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时，就已经因为与普丁的密切关系和其他不法行为而被美国政府列明在国际制裁名单之上。

Kovalchuk 的NMG 电视台一直是普丁的独裁工具包之一，而包含 Cindy Holland 在内多名 Netflix 主管就是因为这样觉得不妥。他们认为这种合作伙伴迟早会替 Netflix 带来不必要的政治风险。

由于上述报导消息来源是匿名者且相关当事人都未有评论的状况下，暂时不宜贸然推论其中的决策缘由。然而即便没有这些匿名消息，光从已经发生且有媒体报导记述的其他事实也能拼凑出一些蛛丝马迹。

几个月后的2020年8月，Netflix 先后发布了两个重大新闻：

- 一、首先他们将与 NMG 合资经营俄罗斯的串流市场；
- 二、18年来主导 Netflix 内容开发的资深员工 Cindy Holland 被无预警撤换。



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战争让 Netflix 宣布暂时撤出俄罗斯，恐怕此时此刻 Netflix 平台上已经开始热映著 Channel One 上那些平行宇宙里的乌克兰事实。

俄罗斯电视台的多重宇宙

战争开打一周后，许多国际媒体陆续开始关注俄罗斯民众从他们的媒体上得到了有如平行宇宙的不同战争信息。比如 BBC 分析了俄罗斯政府持股超过一半的准国营电视台 Channel One 的新闻实况：

该台新闻主播一边忙著用照片比对来澄清所谓乌克兰遭到攻击的惨状其实是几年前的旧照片变照，一边感性地说他爱乌克兰，更爱乌克兰人，然而俄罗斯的出兵绝对是师出有名并终将凯旋而归。

摊开这家恶名昭彰的俄罗斯电视台的股东和高层名单，会让许多好莱坞企业头皮发麻。俄罗斯的情报头子 Sergey Naryshkin、普丁的副幕僚长（也曾是他的发言人） Alexey Gromov 都列名在 Channel One 董事会里头。除了俄罗斯政府持股超过半数之外，刚刚被欧盟列入制裁名单的钢铁大亨 Roman Abramovich 也是这家国营电视台股东之一。而 Netflix 在俄罗斯的合作伙伴、“普丁的银行家”经营的 NMG 媒体集团更在 Channel One 有高达29%的持股。

让 Netflix 坐立难安的是俄罗斯政府去年底还突然通知他们依据即将生效的法令，Netflix 必须协助传输包含俄罗斯国营电视台 Channel One 在内共20个频道的节目内容。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战争让 Netflix 宣布暂时撤出俄罗斯，恐怕此时此刻 Netflix 平台上已经开始热映著 Channel One 上那些平行宇宙里的乌克兰事实。

Netflix 并不是唯一牵扯进这个多重宇宙事件的好莱坞公司。另一家片厂 Sony 电视制作部门也无法避免在俄罗斯境内选择与最有实力的媒体集团 NMG 合作。

即将与 Discovery 合并的 WarnerMedia 则是将旗下的 HBO 节目授权给另一个俄罗斯电视台 Amedia TV 播出。有别于 Netflix 以独立服务的方式透过在地业者登陆俄罗斯，HBO 节目的落地方式让 WarnerMedia 不用花力气自己经营观众，也不用面对在地政治风险，万一有事也能在品牌伤害程度最低的状态下抽身。因而稍后该集团推出的串流品牌 HBO Max 也是以一模一样的模式授权给同一个集团。

好莱坞的本业——电影，已经是一个有百年历史的行业，因此在世界各国的政策样态其实大同小异，政策透明度也比较高。好莱坞电影要进出一个国际市场，可能就像去户政机关办理结婚或离婚一般容易。

然而串流作为一种还在不断翻修定义的全新产业，各国都存在有许多法律的模糊地带。有些国家的串流政策透明度很低，或是设有市场进入门槛，对国际品牌进入市场的友善度就会和传统的电影产品大不相同。比如法国一直以来就对 Netflix 有许多经营上的限制，用以确保该平台不会对法国本地的制片业者和放映业者造成伤害。直到几个星期前，Netflix 都还在忙著跟法国政府协商用投资在地制作当成条件交换更短的空窗期规定。

面对媒体管制强度比较高的市场如俄罗斯，企图进入市场的串流品牌多半只能选择跟当地电视媒体或串流经营者（多半也是电视台跨足经营）进行合作。

如果这条路也走不通，选项只剩下“远离非洲”。



2021年6月4日，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国际经济论坛上，记者在新闻中心聆听总统普京的讲话。摄：Dmitri Lovetsky/AP/达志影像

可以确定的是，俄罗斯的媒体管制在可见的未来朝向松绑的机率越来越低。迪士尼、Netflix 或《蝙蝠侠》（Batman）的回归将遥遥无期。文化铁幕重返俄罗斯，让俄罗斯人再度成为自己一个人的平行宇宙。

普丁的战争除了替无辜的乌克兰人带来生离死别的各种悲剧，也反过来刺激俄罗斯国内政策的快速变迁。然而变迁的方向具有高度一致性：

最高刑度达到15年徒刑的假新闻法在逼使外国媒体和社群媒体加速逃离俄罗斯；俄罗斯政府同时准备仿效中国的网路长城，将俄罗斯与全球信息网隔离开来；另一方面俄罗斯经济部则是为了填补国际企业撤离留下的经济活动空白，正在研议部分解除知识产权效力，让外国人持有的商标或著作权不再受到保护。这意味着莫斯科的主题乐园 Dream Island 可能终于可以大方请出《冰雪奇缘》（Frozen）的 Elsa 公主坐镇。

可以确定的是，俄罗斯的媒体管制在可见的未来朝向松绑的机率越来越低。迪士尼、Netflix 或《蝙蝠侠》（Batman）的回归将遥遥无期。文化铁幕重返俄罗斯，让俄罗斯人再度成为自己一个人的平行宇宙。

文化全球化之下的娱乐产品入侵对多数国家人民可能没带来什么好处，偏偏俄罗斯人是极少数受到西方文化入侵“祝福”的一群人。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铁幕下的苏联人曾仰赖走私入境的卡带随身听和盗版录影带突破苏维埃的平行宇宙。那种突然跟世界潮流和生活形态连结在一起的心理状态，被认为是促使苏联解体的其中一道推力。

面对刚刚竖立起来的数位铁幕，好莱坞是否还能像 Chuck Norris 罗礼士或 Sylvester Stallone 当年那般势如破竹地替俄罗斯人打开那道门？